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金澤文庫

彈事

任彦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任彦升到太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往救景宗及荆州援軍至

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入縱暴緣邊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

帝一無

所問

任彦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

避敵逗撓

教如

有刑

銑曰司馬法云將軍死綏有前一尺無却一寸八寸曰咫尺漢書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逗曲行避敵也撓者

顧望也

善曰杜預左氏

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

罪已輕

向曰趙王使趙括為將以拒秦軍括母上書曰括不可使之將軍趙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括有不稱妾無坐乎王許諾括果敗而

母不坐故云深識魏武令曰自今將征行但賞功不罰罪非國典也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已輕言輕於常法

是知

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

善本作斯在字善曰魏志太祖令曰將者

軍石水而家受罪於內漢書建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臣昉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獯險侵軼斬足擾疆陞

王師薄伐所向風靡善曰獯獯匈奴名也謂後魏主也師謂梁軍也

班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濟曰淮徐河兗皆屬梁地也捷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善曰尚

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音途善本中罕千金之費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善曰吳曆

作途字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縣郡

國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戰舉鄢郢良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伏滔北征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銑曰司部

記金城西汧曰塗間魏步道所出也善曰沈故使狡虜馮陵淹移年善本作月歲字

向曰憑陵依據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憑陵弊邑也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

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 善本有轉戰其字

無窮亟摧醜虜 翰曰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

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捶其餘衆求恭屍不能得也亟數也 善曰劉琨報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

於圍潘安仁所馬督誅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所馬督誅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也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

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敦淮瀆仍執醜虜

存而蔡亡 良口漢武帝遣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後漢耿恭爲戍已校尉恭以踈勒城旁有澗水可

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

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揚泉示虜虜以爲神明引去言蔡道恭過於李耿之感 善同良注 若使郅部救兵微

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銑曰單于後魏主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

曰表術段兵為呂布作聲奴也漢書宣帝詔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

土而已哉向曰漢武帝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是謂開夷狄之土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杆音孟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善本作不時言邁翰曰

不即行也善曰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故使蝟謂結蟻聚水草

有依良曰言景宗縱魏兵使如蝟蟻之結聚而依水草也善曰漢書賈誼

書曰獫狁獯粥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也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不進貌資助也

善曰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案甲而誣自遂令孤城窮守力

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威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

屈凶字威向曰孤城謂司州也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

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威也杜預曰凶賊為害故曰威也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血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

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高景夷折劬劬折挫也

宗即主善本有景宗即主一句 濟曰駭驚實用也 善曰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

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為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

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

遘茲多幸銑曰言技目行陣之間也遘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善曰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

之不指蹤非擬獲獸何勤向曰漢高祖曰獵者追殺獸者拘也而發蹤指示人也言景宗指蹤非擬蕭何獲獸勤

勞不同諸將善曰漢書蘇武謂賞茂進侯榮高列將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

善同向注

助口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負檐丁式鐘鼎處

列濟曰負檐賤役也裁猶適也弛廢也擊鐘鼎食貴事也遽疾也善曰左

傳曰齊侯使荀仲為卿辭曰施於負擔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

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和我莫效二人已陳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我狄

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

效而亦當此賜也善曰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自預至踵功歸

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造化潤草人塗原豈獲自已銑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

宜有辭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

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且道恭云逝城守累印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善曰史記曰沛令

開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生曹死蔡優當善本作若

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若

惟此人斯有靦面目翰曰人斯謂景宗也靦彊也善曰毛詩曰彼何人

也鄭玄曰汝姑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姑

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善曰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

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

進兵恐失其頭首詔書到與為覽所殺長魏武置法案以從事良曰太史得檄以國家坐知千里也善同濟注

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銑曰易云師出

令者剋違令者敗善同良注以律錙銖輕重也爽差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向曰挺拔也略謀也不世出言非世出也善料敵制變萬里無

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漢書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亢西

征賦曰彼雖眾其焉用故取制於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濟曰庸固

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言也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良曰逆胡後魏也諸夏中國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逆

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聖朝乃顧將一

車書銑曰聖朝謂梁也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二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同軌

軌書同文善曰汧馬督誄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慙彼司氓累善本作辱非所向曰慙傷也司氓司州之人也善

致字曰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

於非所也
早朝永歎載懷
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
翰曰載則矜憐惻惜也

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良曰肅敬憲法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叔向臣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

謹以劾胡代反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

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結胡諸應

及畧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也銑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結沾也畧罪也攝追也

隨違謂隨所犯之事臣謹奉白簡以聞向曰簡略狀也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翰曰稽首首至手謂拜表

奏彈劉整一首
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彦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梗不冠不入汜凡毓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言又家婢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陵晉書曰錄字推春洛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士子其家兒女常衣

五帝主下五臣作衣

育字孤家無常子良曰後漢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晉

同良義善本義上有士節夫聞之有立銑曰有立謂立志也善曰

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

稱法首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臣昉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

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善本

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百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

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善本有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

錢並不分還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

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

箔善本無攘奉大罵突進屋善本作房字中屏風上取車帷准

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善本有物

字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善本有及字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善本

無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月求攝

檢如訴狀輒攝整善本有亡字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

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字以奴教

子乞大息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

入眾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

當百先是眾奴善本有整字兄弟末善本無末字分財之前整兄寅以

當百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

以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
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百又應
屬衆整意貪得當百推綠草與遂整規當百行善本無行字
還擬欲自取當百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
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
寅妻范云當百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百天監二年
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
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善本有整字兄善本有寅字
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
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任屏

風上取車帷為殯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

日夜云

善本無云字

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

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

善本無喚字

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

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

善本無婢字

采音及奴教子

楚王法忠

善本作志字

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

善本作母子

左右整語

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

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

范奴苟奴

善本無苟奴字

列稱

善本無稱字

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

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

米遇

善本作過字

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

善本有時

字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

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

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百教子列稱善本作被

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

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化具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

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繼善本作應洗之源委

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明刪此文太略

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問合其而名教

所絕向曰問問里巷也闡其小人也名教謂士君子也絕棄也善曰史記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為達或有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紃袴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曰

謝東傳

稔親舊側目

漢書音義曰列侯
室見郅都側目也

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

理絕肆陳也醜辭謂罵言

善曰謂大罵也。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曰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聖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視之而不寐。豈謂無私乎。舜之事父。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言整私其

子則竟夕不寐惡其姪則妄加大杖善曰言打也
 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
 犯不父之罪而舜薛包
善本作
 分財取其老弱向曰後漢薛包好學篤
 不失蒸蒸之孝
苞字
 行弟子求異居不能止

乃中分財如婢取其老弱者曰我共事久終以不能任
少時所理意所戀矣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習所安也
善同向往注

高鳳自穢爭訟寡嫂

韓曰後漢高鳳南陽人詩云
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爭訟

送不仕也
同翰注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漁父

字文通高鳳字

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

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良曰衣無常主則汜毓也善

素素彦伯名臣頌曰迹洿必偽

曰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

整之撫姪食有故人

良曰公孫弘為漢丞相故人高買從之食

以脫粟飯整之於姪其薄如此

善曰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

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

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膳一

何其

有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不能折契鐘庾而檐

惟交質

徵二反翰曰漢高帝貫酒酒家折券棄債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

庾言婁雖負鐘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婁車帷為質言整

之罪深襟帷裳也

善曰謂取車帷也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鐘杜預曰六斛

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

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襟袷為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

之故周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向曰紳冕

卸交質

衣冠也善曰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臣

無情何謂之人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我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

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

善本作

除官輒勤外

善本有

付廷

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付

善本作法字

制從事婢妾音不款偷車闌

善本無闌字

龍牽請付獄測實

善本有其

字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善注同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

良曰左傳云齊

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之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大而辭不肯詰書烈樊也

善曰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儷合之義升

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

降宸

鳥瓜切善本作宸字

隆誠非一揆

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仇合相敵而合也宸下降高揆度也善曰禮記曰婚禮者將合

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歸俗革民都賦曰宸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

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

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使

秦晉有匹涇渭無舛

昌究反翰曰懷贏謂晉文公曰秦晉匹也何以早我涇水清渭水濁舛猶雜也善曰左氏傳

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

自宋

氏失御禮教彫衰

善曰答賓戲曰周失其御

衣冠之族日失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霍

請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素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姻婭亞

淪雜

固計斯庶

濟曰淪混也固無也斯庶皆賤人也善曰毛詩曰瑱瑱姻婭則無媼仕毛萇曰兩壻相謂曰婭漢書曰有所養卒如導

曰斯販販鬻南祖曾以為賣

古道良曰以祖曾之高明嫁子女而取財利賤也

明目腆

善曰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代昭永明目

居賣物曰賈典類曾無愧畏

尚曰胥嗣
也世業謂

之家前徵

既壯

濟曰禮三十壯有室室妻也早隸賤者也言嫁娶之家貴賤雜偶以相竊其貲也 善曰鄭玄

以行箕帚誘之咸

良曰女將嫁母爲結其褊褊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箕帚也今則非其匹偶是以失所 善曰詩曰親結其褊九十其宜毛萇曰褊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

銑曰宸歷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大革改憲法也

向曰殄滅也
善曰左氏傳曰

紀於
盟

言思清敞俗者也

翰曰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負屏蔽俗謂雜為婚姻也善曰禮記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

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屏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獎俗奢靡萬世同依

臣實懦如品謬掌天憲

濟曰懦弱也御史主天子法自謙己謬妄而在此司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

雖埋輪之志無屈

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天猷

良曰後漢御史張綱為御史順帝遣使行風俗綱理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路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權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猷道也言己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

王源事同狐鼠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敗天道也善曰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

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

秩大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

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善曰漢書尉佗曰

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

源雖人品庸陋由實具參華

向曰

也華榮華也

曾祖雅位登八命

翰曰雅為右僕射周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

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川之牧也王

之三公亦八命也

茂德東海刻祖少卿內侍帷幄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父璿升采

儲闈亦居清顯良曰璿為東宮官采事也儲闈東宮也善曰尚書曰亮

大勲遂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銑曰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侯

書注曰舊曰徹侯避而託姬好善本作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侯使

出入秦唯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善曰孝經鉤命使曰源人身在

遠向曰在遠謂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

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善曰魏志曰

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家計溫足見託為

息鸞鳥覓婚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

閥音伐善曰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齋閥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

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閭主簿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

善本有為字

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

禮

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

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

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

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所殺故云

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滿奮字武秋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

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朝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與

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謂聞焉爾其為虛託不言

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

濟曰駭驚也潘岳揚仲武

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言王滿與此異也善曰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揚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

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元牀

第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悅悅帶也林第悵之間也言買

甚也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玄曰悅佩巾

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貽國杜預曰第

也實鄙情贅之行造次以之糾慝湯得繩違允茲館同裁鮑曰贅

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允信也簡裁即略狀奏聽裁制之善

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

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疵贅也言

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源即罪善

無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向曰世資

也參謂入仕也善曰漢書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

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

布翰曰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

即我謀言源以行媒之禮同抱布之事善曰列子曰夏桀窮紂魯桓齊

穆狀貌七竅皆同於

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善本作雜

人而有禽獸之心也

聞之前典濟曰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智即文子也格

至也家語云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草猶臭草也前

善曰陸雲答兄
各曰高門降衡修
庭樹蓬

典即家語也善曰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豈
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汧馬督誅曰聞之前典

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良曰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
胄嗣也管掌庫賤人善曰尚書曰六

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
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也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

之鬼銑曰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娶妻必宋之
子姜姓也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

也善曰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左氏傳曰阜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

親於事為甚向曰衡橫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己高門自降與凡庶連
親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蔑無也善曰說文曰憊輕易也蔑

與憊古字同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翰曰翦
除源本

塵汚也聖明之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
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宜實具以明科黜之流伍使

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濟曰伍等也
已汚謂王氏

也方媾謂復如此婚姻革改也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
善曰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

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

良曰言禁止視事使如昔無官之時也

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

誠恐云云

荅臨淄侯一首

楊德祖

銑曰黃略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總知外內事皆稱

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曹植時為臨淄

侯善同銑注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受顧之隆使係仰之

情深耶

向曰彌終也豈由言豈不由也隆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翰曰蔚盛也嘉命植書也辱汚也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濟曰諷猶詠也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善曰說文曰諷誦也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

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楚壤

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袁氏故云冀域徐幹曰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於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此疊植書善曰仲宣投劉表

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寄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

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早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銑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伏惟君侯少

長貴盛體發日之資有聖善之教向曰體同也發武王名旦周公名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

子也善曰毛詩曰凱風自南次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

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早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贊

佐也大業父業也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今乃含王超陳度越

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宣其利之謂大業也

數子矣

善曰漢書桓譚曰俱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耳

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濟曰竦耳

傾聽善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

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曰

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

良曰執事謂植也尊勑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執事也牘書板也斯

須須臾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比植文章不可及也

是以聖鳥焉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

銑曰植曾作鵲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惡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也使大

天種獻之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獲受顧錫教使刊定

向曰植書云後誰復

於吳王相知定吾文耶是使脩刊定也脩以無能頓受眷顧賜命矣猥頓錫賜也

春秋之成莫能損

益中氏淮南字直千金

善本有然而字

弟子柑口市人拱手者賢

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翰曰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共也不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秦相呂不韋聚智略之士作呂氏春秋漢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之士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

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善曰乃其事約體具而言微也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

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雖不

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善曰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脩家子雲老不曉事

彊著一書悔其少

失作良曰植書云楊雄猶云壯夫不爲雄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

夫不爲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也善同良注

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爲

皆有僞言耶

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鸛鳴詩言如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善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

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

國語晉悼公曰昔
克路之役秦未因
敗功親顯以其身
却退秦師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勲
銘于景鐘景公鐘
曰景鐘景公鐘

竊以為未之思也

向曰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 善曰楚辭曰吾若

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

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翰曰魏顯追秦於輔氏其勲銘于景

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為

勲績詞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 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

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

帛傳遺後輒受所惠竊備矇矓矓矓誦詠而已

濟曰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

世子孫也

誦詠之人而已矇矓昏耄脩謙詞也 善曰詩曰矇矓奏工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良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

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於莊周之相知 善曰同良注

季緒瓌瓌何

足以云

銑曰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脩云何足以云瓌瓌小反答造

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三國志魏志二十一敘繁欽注繁音波四器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抗辯一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唇記又善為賦其可與太子居記
唯轉意幸皆巧為丞相主簿
建安二十三年卒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

向曰文章志云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辨知為丞相主簿文章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還牋與

余其文甚麗繁步

何反 善同向注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

項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

翰曰鼓吹音樂也妓

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 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能喉轉引聲與韶同音

笛簫

白上呈見果如其言

良曰上主上也文帝時未受禪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即白故

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

濟曰壤潛氣

內轉哀聲

善本作音字

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韶曲

美常均

銑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韶簫也均曲也 聖人住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

善曰樂計圖徵曰

施絃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響應

曲折沈浮尋變入節向曰黃門樂官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善曰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已見長笛

賦指譚雜論曰漢之三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翰曰傲欺尚勝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善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

為介士欲傲叔向以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

善本作化餘弄未盡良曰化變弄曲也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善曰

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濟

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皆能喉嚨為之悽傷也是時日在西隅涼風

頑鈍豔美者皆感之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

墮涕悲懷慷慨銑曰衽衣衿泣流貌墮墜也慷慨歎息兒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自左驥都史妲

奴奴蓋亦當時之樂人說文曰嬌字害姐名倡向曰左驥史姍害姐皆樂人名倡樂也善曰魏志曰木

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聞也翰曰詭奇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竊惟聖體

兼愛好奇濟曰兼愛多所愛也善曰莊是以因牋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懽異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銑曰御進也事謂西征也訖竟也光

曰左氏傳曰得臣寓欽死罪死罪目焉詩曰言甫宴喜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向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表

室東阿王曹

植也善法后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

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翰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

君侯高俗言才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善曰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

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

參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吐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

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

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

於鋒鏑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

二曰拂鐘無聲耳應機立斷良曰西閭過謂船人曰干將莫耶之劍拂

莫邪錢之錐今子持櫂乘舟子所能也若試與我東說諸侯子蒙蒙然無異於未視之

狗也錚聲也夫所以貴於干將莫耶者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此

矣善曰說苑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

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于將莫耶者貴於立斷

者所庶幾也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

者終不可近而致之善曰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

國尚書傳音義我既遠清辭妙句焱鹽絕煥炳詞光明也善曰說

日稟受也

火華也。壁言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敢追況於馬

馬可得齊足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驤良馬名可得言

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星矢驚則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

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植

其文見植文之美而覺已文之惡矣善曰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

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趣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

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

以為吟頌良曰載則也歡言美之也韞藏櫝匱玩珍耽好也為吟頌者愛之

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琳死罪死罪

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誦

荅魏太子牋一首善曰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銑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

牋也善

同銑注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降

善本作形於文墨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日月冉冉

歲不與我翰曰冉冉疾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昔侍左右則

坐眾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

稱壽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廁列也眾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

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自謂可終始相報善本作

並騁材力效節即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

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試善本作如來命惜其不

遂可為痛切銑曰陳琳徐幹劉楨應璩也來命謂凡此數子於雍容

來書之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

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向曰雍容善和貌虞度也有度謂冠至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

徵兵之書善曰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

即阮陳之儔也翰曰孝武漢帝也阮瑀陳琳也儔類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

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

竊恥之濟曰嚴助虞丘壽王甚見任用後淮南王反與助等相連皆棄市善曰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自書爲務則徐生

庶幾焉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

十餘篇爾雅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銑曰謂後

曰尚庶幾也

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善曰服鳥賦曰化為伏惟所善本無伏優惟所天字

異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善本作圃字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為場圃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

善曰答賓戲曰真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園項代曰場園講藝之處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

摘藻下筆竊鳥龍之文奮矣向曰抗高也摘亦發也藻文也竊龍有五色文章也奮振也善曰周易窮理

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竊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雖年齊蕭

蒼賓戲曰摘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

王才實百之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

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實以此答之百謂勝

百倍也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

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地此眾

議可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向曰同聲言俱謂然也然年歲若

墜今質善本有四十二矣白髮生鬚眉所慮曰深實不復若

平生善本作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

所

己之累耳

翰曰墜失勅立蹟履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游宴之

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

雲之會

濟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己與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時邁蒞

載徒結猶欲觸冒奮首自展其割裂之用也

良曰邁往齒年載大也觸冒奮首割裂謂冒鋒

刃甘死而效其用以報德焉

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不勝悽悽音妻銳

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也善曰尚書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所貴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向曰質遷為元城令之官遷鄴辭太子

吳季仲

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臣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

翰曰謂辭太子

時曜靈日月匿藏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廷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藏厥雅曰曜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

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濟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溢秦昭王遣平原書曰寡人間君高義願為布衣之交君幸遇寡人願與君十日之歡平原君遂入秦也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也言此不能過

己受太子之賜及宴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樂之事善同濟注良曰沈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善即以前到官初至承前

未知深淺銑曰謂前人之教化善曰言每事然觀地形察土宜

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向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郡善曰在氏得煩媚人

曰恒山在西漢書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翰曰鄰近栢人縣

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陰謀欲殺高祖高祖欲宿心動問縣名

曰栢人高祖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不宿故云所忌水漸清疆字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哥諸亮成安之失策

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躡山而望趙

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旌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山二千人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成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亮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 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丘西

山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 南

望邯鄲想廉蘭之風 良曰廉頗蘭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東接鉅

鹿想 善本作李齊之流 良曰漢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

食飯未嘗不思鉅鹿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

車之計 向曰慷慨謂貞廉也左車則李左車 善曰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

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 而質闇弱無以

莅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 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

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 濟曰邁行豫

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文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情性

至於奉遵

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善本作傑字善曰爾雅曰科條

也尚書曰臣無

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惇惇有庶幾之心

有作福作威

良曰賦布也威福擅作威福於人者慄慄苟貌庶幾慕近也

善曰國語樊穆

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惇惇危懼貌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

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

亦異乎

銑曰漢嚴助為中大夫得侍從從容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詔曰君厭承明之廬出為郡更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

三年計最詔許因留拜侍中也故云皆克復舊任軌迹也今不然者實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善曰漢書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

郡尉復徵入為

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向曰

光祿大夫侍中

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曾臆固結無奇矣陳咸為南陽太守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故云憤積是

也善曰漢書

曰陳湯字子公

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

榮願善本作顯字

左右之勤也

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居郡守願在左右亦質之心

古今一揆

先後不質

莫構

焉知來者之不如公

濟曰揆致貿易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與張敞陳咸相

類也善曰爾雅曰貿易也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公

聊以當觀不敢多云

良曰觀質見也

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賤一首

阮嗣宗

良曰鄭冲為太傅魏帝封晉公太原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相皆詣府

勸進籍為辭善曰臧榮緒晉

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

銑曰嘉命即魏冊命

竊聞明公固讓冲

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主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

有自來矣

向曰自從也

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實有

昔伊尹有

莘氏之媵

由

臣耳

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

湯乃為有莘氏

媵曰佐湯伐桀以為阿衡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

周公

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既成王業

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魯侯治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宅居也

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

大東毛萇曰呂尚磻磯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

韓曰呂尚

龜山蒙山也

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而滅殷

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

善曰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磯之

白旄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

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

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

勝數

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善曰美

善曰今羊傳曰
魯人至今以為
美談

王隱晉書文紀曰
曰事出陵石上帥
輕兵到靈州大破之
諸虜震服

上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

濟曰先相謂宣帝為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絕也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

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

闕政人

善本作民字

無謗言

良曰綏安也

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元戎東

馳迴晉內向

銑曰姜維出龍谷上帥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善曰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

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轅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憚迴首面內劇秦美新曰迴首內嚮鳴喁如

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

萬計威加南海名懾

三越

向曰叛逆謂諸葛誕反上親臨圍之四面並攻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

救吳遣唐咨等俱來應誕唐咨等皆降吳兵萬眾器械軍實山積兵法全軍為上剋勝也闔閭吳王也

也比孫氏將則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善曰爾雅

宇內康

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

寧苛慝不作

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之政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

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

舞獻樂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

制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良曰謂封為晉公善曰毛詩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明公宜

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善曰易

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

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山魏

魏如此

向曰元大也光光明貌如彼謂破姜維之地魏魏高貌

內外協同靡貳言靡

違翰曰協合靡無謬失也

由斯征伐則可朝

五臣本無朝字

服濟江掃除

吳會

銑曰由從斯此也吳會吳地名掃除謂滅吳也善曰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月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

西塞

江源望祀岷山

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善曰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赤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

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今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謂正一也 善曰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 遠無不服 適無不肅 濟曰相夷靡節西征夷獫狁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

適近也 善曰國語祭公謀 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 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也

栢文 良曰唐虞堯舜也栢文齊栢公晉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 文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之

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濟曰言公且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 身豈不盛也舜於上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曰余有幽憂之疾未暇理天下也堯朝許由於沛澤曰請屬 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揖謝皆讓也 善曰支或為交

與為隣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向曰隣比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人 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

而無人吾 誰與為鄰 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翰曰不通 謙詞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謝玄暉 濟曰暉為隨王府文學世祖勅暉可還都 遷新安王記室牋辭隨王也 善同濟注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汙上黃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

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良曰潢汙雨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之行必

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鄙才彊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莫遂

也善曰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班固王命論曰駑

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駢之馬亦何則阜

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駑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

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善本作吧以鳥合反銑曰阜

岐路東西謂別也惆悵鳴因皆悲傷也阜壤川原岐路行道也善曰莊子仲

尼謂顏回曰山林與阜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

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恐

乃服義我徒擁歸志莫從

向我曰言服習王之道義但以擁塞

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邈若墜雨翩似秋葉音

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蒂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邈遠翻落也 善曰潘岳揚氏壯
哀詩曰漉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為雨矣郭璞遊仙詩曰
在出無千月 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善曰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屬到天

地休明山川受納 良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
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也 善曰天地喻帝山川喻王

左氏傳王孫滿 褒采一介抽揚小善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
曰德之休明 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

真賢也蔡邕玄表賦 故捨末 盧 場圃奉筆兔園 銑曰捨末罷耕也
曰庶小善之有益 對 場圃田園也奉筆

兔園請事於王也梁孝王有兔園 善曰詩曰九月築
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東亂三江西游

善本作 七澤 向曰王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會
稽越境也七澤荊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浮游也 善

浮字 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
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善

契闊戎旃從容讌語 翰曰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旃旌也 善
曰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

言曰讌處從容觀詩書毛詩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 濟曰鄒陽書曰何
曰燕笑語方是以有譽處方 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平裾冠衣之裾也日曳謂朝夕遊王門也魏文帝書

榮立府庭恩加顏

云文學託乘於後車詩曰載脂載轄

善同濟注

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淡

良曰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崖際也楚詞云朝濯髮於湯谷晞余髮乎九陽晞乾也善曰曹

植豔歌行曰

撫臆論報早逝

善本作

肌膚

銑曰言撫持胃臆論報恩澤將往銘鏤肌膚而不忘

長者賜顏色

逝往也

善曰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

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蒞湯

恩王責躬表曰抱璧歸蕃刻肌刻骨

向曰寤覺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鯀化為鵬海運將從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

視車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運主未遷轉也波臣自喻也蕩失也

善曰司馬彪

渤海方春旅翻先謝

翰曰解嘲云若渤海之鳥也渤海海名方春鳧鴈時也喻王左右居

曰轉運也

也旅翻先謝自喻去王也謝去也翻鳥羽也善

清切藩房寂寞舊華

曰滄溟滄溟皆以喻王波臣旅翻皆自喻也

清切藩房寂寞舊華

濟曰藩房藩國也房謂王府也華柴門也謂眺舊所居也清切悽傷也寂寞無

人也善曰藩房王府舊華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

宣左氏傳曰華門圭輕舟反潮素弔影獨留

良曰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

賓之人皆陵其上也輕舟反潮素弔影獨留

白雲在天龍

矣而形影相弔則留礙矣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潮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赦也

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銑曰西王母為穆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

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詞云過夏首以西浮顧龍門而不見言已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既與王隔猶龍門不見

善曰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菁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艫於春渚

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也青江亦春晚也艫舟名王乘

也善曰吳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

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濟曰朱邸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舳艫舟名也

謂王在京之邸朱其戶也蓬心非特達眊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眊願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

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如其簪履或

存枉席無改

良曰言王如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跣履已行三十

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晉文公至河今席蓐捐之舉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棄之臣不勝哀枉席單席

也善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

同良注

橫集

銑曰橫交也

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

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

泣昭文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

不任犬馬之誠

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彦升

向曰齊軍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謝之善曰用舊也餘注同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應

善本作

應

典冊

翰曰今善辰時肅苟膺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

德顯功高光副四

海

濟曰副被也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博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命生之倫庇

身有地

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

善曰曹植對酒行曰含

況昉受教

君子將二十年

銑曰君子謂高祖與昉有舊也

善曰魏文改唾為恩

眄睞代成飾

向曰眄視也恩飾謂光益於已也

善曰莊子孔子

小人懷

後齊書曰臣幸
得待罪行間在
侍羊舌肸曰民之
幸國之多幸

惠顧知死所

翰曰言懷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 善曰論語子曰小
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睥曰盍死睥曰吾未獲死所昔

承嘉宴屬有緒言提契

苦結切善之本作挈字之旨形乎善謔豈謂

多幸斯言

善本作不渝濟曰始高祖遇昉于竟陵王於西邸從容曰我
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登三

事當以卿為騎兵以高祖善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嘉宴乃謂於竟陵王
席也緒末也提契謂許以為記室也旨意也形是謔戲渝猶變也 善曰莊子
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
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多幸已見上文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 雖

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

良曰言誤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
淪沒於驕君之餌餌食也 善曰知梁武之必

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
乎漢書栢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結聖人之網不輒驕君之餌也 湯沐具

而非弔大厦構而相勸

善本作賀字銑曰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蟻蚋相
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此高祖殺東昏侯昉免

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
業而得相勸也 善同銑注明公道冠二儀動超遂古

向曰明公謂
高祖也冠猶

高也二儀天地也勳功也遂古往古也 善曰易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 將使伊周奉轡栢

文扶轂

翰曰伊尹周公輔佐殷周也相文謂齊相晉文翼戴周室也使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之善曰止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

相曾不足使扶轂

神功無紀作物何稱

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化萬物何以稱之作造也善曰言聖

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

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立翹舉也善維此魚目

唐突璵璠

扶元反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抵觸也善曰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

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顧已循涯

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

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辱也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已

罪又與之官是再成於己其恩難以答也造成也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雖則隕越且知非報

濟曰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隕降越墜也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

永以為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善本作情字善曰國語申謹詣廳齊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齊詔授高祖梁公加九錫高祖辭

之於是左史王瑩等勸進高祖猶謙讓未許瑩等又牋並昉之辭

任彦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

今上本紀然遷以漢

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梁也

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

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向曰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受

之善曰易曰 搢紳顙顙愚深所未達

翰曰搢紳謂百官也顙顙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

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舊韓詩章句曰萬人顙顙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達也

蓋聞

受命於府通人之弘致

濟曰魯國之法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辭不敢取其

金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今已往魯人不贖人矣皆此言者言
高祖不可復謬弘大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高蹈海隅

匹夫之小節 良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農夫石戶農夫負妻戴櫛子以入海終身不反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 善曰

國書荀攸勸進曰信匹 夫細行攸等所大懼 是以履乘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

太公不以為讓 向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為假天子十年而不疑者蓋為天下非為己也乘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

公即磻溪之水釣其涯得王璜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佐周克殷遂封

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 善曰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

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王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鈴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 況

世哲繼軌先德在民 翰曰言況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齊侍中兄懿監郢州 善曰毛詩曰

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得名繼軌左氏傳晉 經綸草昧歎深

士鞅謂秦伯曰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

微管 濟曰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數微管仲吾其被髮左任矣此又深也微無也 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

草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 良曰高祖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惠景反破左興盛十萬眾於鍾山

劉璠梁典

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

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高祖之兄懿之功也善曰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也師振旅大造王室

也師入曰振旅造成也王室言齊室也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曰相曰我有大造于西雖累

繭救宋重貶存楚善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

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貶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貶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

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善本作以居字今觀古曾何足云翰曰以懿觀

不足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己言無德也而不知能賞懿之功歸政閭豎而鳩殺懿也有

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惟重不賞之高功矣善曰呂氏春秋曰

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王

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皇太后上不勝其酷是以平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

善曰劉璠梁典曰
高祖告雄於劉
州行事蕭穎曹
建牙陳代吳志
曰孫策士

地告龍逢之怨

銑曰酷當痛也紂惑姐已主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玉馬
俞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

之曰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桀必見禽也謂
東昏殺懿懿與齊同姓其怨咎有如此也 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台

土而戴皇天也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閹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陰
比考讖曰殷惑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

嬉讖曰庚子才旦金版刻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明公據鞏

龍之後庚子且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 向曰孫權兄策為許貢

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戚乃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

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此二王

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輟止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

臣頌曰輟哭止哀晉中書劉劭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

以厲軍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社 若舞海若海神也齊桓公北伐

民之志 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見祗神也山海

之神罄盡而效其福祉 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

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 山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

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

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

弔民一匡靖亂

良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懸車上野耳之山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葛伯殺其君弔其

民二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事而類於此善曰西都賦曰天

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

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

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也善曰介之推

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

聖人人之父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殺人可乎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得為天

下父母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樂於名教之間善曰鍾離

以救於人也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道風素論坐鎮雅俗

俱為諸生名教已見上文善曰王隱晉

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

可與樵采同日也雅俗已見上文不習孫吳違茲神武

選成也善曰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驅盡誅之

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聖智神武而不殺者也善曰王隱晉

必封之俗善曰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

屋而封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濟成也龜主不毀誰之功歟

向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

見於孔子曰虎兕出於匣龜

樂廣曰名教中自
有矣何為乃尔
孫綽子曰或同雅俗
曰固間分派雅部
異調
王亮論衡曰亮葬
之民此屋可封
紂之民此屋可誅

毀於積中誰之過也今則不

兕

善本作

為君子

善本

伊周何地

然誰之功歟言高祖之功也

某等不達通

翰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尹周公何地而立也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遽伯恥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

變貧賈有愚誠

不狂慳

款悉心重謁

善曰論語

誠慤也廣雅曰款誠也

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善曰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濟曰晉太尉蔣濟聞籍有俊才而志倜儻問王默然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不至得記欣然

遣吏卒迎而籍已去濟大怒惠王默默懼與籍書鄉親共喻乃就後謝病歸

善注同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今上之德據上台之位

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

德令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善曰秦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秦階三台也

羣下英

翹首俊賢抗足

善曰易通驗卦曰萬人聞雞鳴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

以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善曰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

子夏

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

自歲反銳曰子夏上商字也魏文侯師之於西河西河魏地名擁彗申恭敬之禮彗

帚也善曰史記上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彗為恭也

如今卒鄒子居於

善本無於字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向曰鄒子鄒衍也燕有谷寒不

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生黍稷衍時居焉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善曰七略曰方上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彗鄭玄周禮注曰陪

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

者為道存也

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

善曰鄒陽上書曰布衣窮

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止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

藉無鄒上之德而有

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濟曰陋鄙也良曰猥頓也大禮謂辟命

乎耕於東

阜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阜籍之所
東也澤畔曰阜

國稅也當塗謂事實貴人也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

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出主者甚衆也

力不彊

向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孟子曰昔者有王命時有負薪之憂籍言

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補吏之曰非所克堪乞迴謬恩

以光清舉

翰曰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謬恩迴以聘賢則庶光於所舉矣

文選卷第四十